

没了“钱”途,3个儿子踢皮球

卧病在床无人养 八旬老人急得要上吊

正应了那句古话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建邺区双闸街道82岁的梁克平老汉长期卧病在床,3个儿子都不愿赡养他,逼得老汉想上吊。昨天,老汉绝望至极,拨打110喊来了警察,“没得良心啊!都不想养我,把我往养老院推,虽然儿孙满堂,有啥用,还能指望谁呢?”

老人卧病在床,一脸绝望
快报记者 赵守城 摄



[事发]

绝望老人 想上吊自杀

梁克平今年82岁,与妻子共有3个儿子、两个女儿。按照辈分起名,3个儿子名字都带孝字,分别叫梁孝福、梁孝顺、梁孝和。本希望儿子都能孝顺长辈,没想到老来生病,儿子们推来推去,可怜老两口落得老无所养。

记者昨天下午赶到双闸街道老汉二儿子家中,老汉躺在床上,身体虚弱。记者问,你为何打110报警?他抹着眼泪道,“没路走了,我是被逼的呀。”他指指门外的二媳妇,“二儿子老实,与二媳妇身体都不好,10岁的小孙子又没人带。我在这住了快两年了,我现在最想到小儿子家,他住在江心洲,有平房。老大住在湖南路,可3个儿子都不愿要我。”

老汉患的是直肠癌,手术后做了人造肛门,因长期打止痛剂,下床腿发飘。说起子女,他直摇头,“以前生活困难,我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,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,现在一个个成家立业,看我不中用了,成了累赘,都把我往外推,没得良心啊。”

老二下狠心想把老人推出去,是因为前天晚上9点钟的一件事。当时,二媳妇从邻居家串门回来,突然发现老人往窗框上挂绳子要上吊自杀,她立即高喊,“你别这样吓我,你在我这里自杀,街坊邻居会说闲话,说我把你害死了,我受得了吗?老大、老三不赡养你,你打110让警察找他们嘛。”

记者问老人,你想跟谁住?老人答,我愿意跟老三过,但他不要我。大儿子住在湖南路6楼上,爬不动。二媳妇说,“老大在铁心桥还有一幢两层楼房,完全可以赡养老人。不像我们,双闸这房子好不容易租来的,带着个绝症老人,没人愿意租房给我们住。”

二媳妇则揭发道,“铁心桥的房子是老三让给我们的,老三在江心洲还买了块地,盖了二层的房子。老二在铁心桥也有两套房子,老三手里也有两套房子。”

其实,梁克平老人并不缺钱,他手头有10多万元存款,还有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,每年报销1万元的医药费。可就是因为一个钱字,让他的几个亲生儿子结了怨。

且听他的3个儿子不愿赡养他的理由。

[老二家] 总不能老住我家吧

二媳妇似乎有一肚子苦水,“老人在我这都快两年了,也该搬到别人家了。过去我身体好还能赡养,可今年上半年我手术切除卵巢和子宫,我老公有肩周炎和颈椎病,力不从心。我孩子才10岁,老人天天卧病在床,抱着个药罐子,也不利于孩子学习呀。都是亲儿子,老三、老大为什么不赡养?”

过去,梁克平在上新河北村有一幢二层楼房,共200平米。2004年拆迁,补偿款60万。正是这笔巨款成了儿子们不和的根源,也成了后来不愿赡养他的理由。二媳妇说,“2004年4月8日,老人因直肠癌住进医院,大媳妇跑到医院,让老人签字,全权委托她去领这笔拆迁补偿款。还

威胁说,如果不签字,你大孙子、大儿子就不认你了。老人被逼签了字,大媳妇如愿以偿领回60万元后,自己私吞了30万,只给老人12万现金、18万元的房票。”

“老人出院后,与老伴在江心洲租了两间平房住,距离小儿子的家才几百米,2006年正月老人需要照顾,就来到了我家。此前老两口在江心洲住了一年多,花去了两万元,还剩下28万元。他说,大女儿征地时安排了工作,进了好单位,不给钱了。大儿子已拿去了30万元。小儿子拿去了老人另外的40平米的房子,也不给钱了。他从这28万元中拿出10万元,给小女儿和二儿子各5万元。但小女儿说,她又不

照顾老人,这钱不能要。这样,10万元都给了我们。老人手头还留有18万元。”

“老人来我家第三天就进了医院,动了手术,住了两个半月医院。老太太狠心,住院期间一次也没来看望。出院后,老人尿血,打电话让老大来看看,他也不肯来。老人常在电话里恳求大儿子,‘你快来,我痛得不行了,你来看看我吧,你不问我啦?’今年我身体不好,想让老两口跟老大过,老大竟让老两口到养老院去,说老头手里还剩18万元,用完了大家一起掏。现在老人一个月医疗费要8000元,这几年看病已花去了15万元。你看,老人下不了床,他现在需要人照顾呀。”

[老大家] 人跟钱走,钱跟人走

老大不承担赡养义务,二媳妇满是指责之词。对此,大媳妇又是另一种说法。

昨天,大媳妇向记者抱怨,“首先,那套河北村的二层楼房是老人与老大合伙盖的,盖这房子时老二、老三还没成家。1981年老大与老人共出资8000多元盖了200平米的房子。2004年拆迁时,老人住院,没办法,只好委托我去领

拆迁补偿款。合伙盖的,当然各拿一半,我拿走了30万元。给老人手里的30万元是‘棺材’钱,就是养老的全部费用,谁拿去谁就要赡养到底。我提出建议,把老人的18万房票卖给我,我买一套房给老两口住。可二媳妇坏,劝老人到她家,说生老病死全由老二家包了。就这样,一个招呼没打,就把老人手中的钱分了,把老人的房票换

成了钱。人跟钱走,钱跟人走。既然当初老人选择了老二家,跟老大家就没有了关系。你老二不能把老人钱花光了,再来找我们。现在想踢给我们,让我们接收,怎么可能呢。”

不能赡养老人还有住房原因,大媳妇道,“我们住在湖南路,才80平米,儿子在美国读完博士回来还要住,住的又是6楼,老人来住不下呀。”

[老三家] 老二答应赡养到底的

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,梁克平如今老了,最想到老三家过。老三梁孝和却不愿接收。昨天,梁孝和对记者说,“我记得很清楚,当初老二把父亲接走时,保证赡养到老,给老人送终。按我们农村规矩,女儿不承担养老责任,老两口由我们3个儿子赡养。当时,我和老大提出老

人手里的30万元不能分。大家轮流赡养,先尽这钱用,如果看病不够,弟兄3人分摊。用不完的我们也不想分了。说老实话,父亲有些偏向老二。可老二家不同意,劝说父亲把钱全给了他。他拿了钱,当然要赡养到底。”

为何老二要把老人往外推?老三认为,“当初老

二家以为父亲顶多再撑两三个月就不行了,剩下的钱还不是都落到他口袋里?没料到会拖这么久。现在想推给我们,我们当然不同意。”对赡养问题,三个儿子就这么推来推去……

(文中人物系化名)
(张先生爆料奖150元)
快报记者 赵守城

地铁来了两名神秘“刀客”

曾在外地疯狂划包,来宁数日即被擒

近期,在南京市地铁沿线,出现了两位神秘的刀客,他们使用小小的刀片,沿线划兜疯狂盗窃作案。近日,这两名曾先后在武汉、上海、无锡等地大展刀法的刀客来宁数日即被擒获。昨天,两人被地铁警方提请批准逮捕。

5000元工资被刀片划走

11月6日中午12时许,地铁三山街站派出所来了一位焦急的男青年。一见到民警,他就迫不及待地说,“我口袋被人用刀片划了。”原来,男青年姓王,是一名外地来宁务工人员。11月5日下午,他从迈皋桥站坐上了开往奥体中心方向的地铁。车厢内很暖和,王某听着音乐,有点昏昏人睡的感觉,但口袋内装着刚刚从老板处领到的5000元工资,王某不敢睡着,不时用手摸一摸口袋里的钱,生怕被人偷了。王某回忆说,当时,他身边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,两人互相看了一眼,对方还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。随后,王某还是睡着了。列车到达三山街站后,王某醒了过来,此时身边的小伙子起身下了车。列车启动后,王某摸了摸口袋,口袋竟被人用刀片划开了,钱不见了。王某称,那小伙子嫌疑很大。

地铁区域扒窃案偶有发生,但用刀片划包割兜盗窃的案件,还是第一次接到。地铁

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,并迅速在沿线安排便衣民警架网守候,力抓现行。

疯狂刀客作案12起

随后,警方又接到新街口站等地点乘客报案,报案人均称在乘坐地铁时被人用刀片割破衣服口袋窃取钱物,被窃钱物价值14000余元。警方通过走访调查,基本确定了刀客的活动区域和路线,并把目标锁定在两名行动诡秘的男子身上。据了解,这两名男子一个年约40岁,秃顶,另一个30岁左右。

11月8日上午,秃顶男子又出现在地铁站,立即被警方抓获,并当场从其身上搜出多个刀片。经审查,该男子姓刘,广西玉林人。警方调查发现,11月5日,刘某曾和另一名凌姓男子一起人住了南京一家宾馆。警方立即赶到该宾馆,前台记录显示,凌某在20分钟前刚刚退房离开。8日晚6时许,警方发现,凌某在另一家旅行社登记住宿,办案民警立刻出击,将其擒获,并缴获2万余元赃款和大量赃物。

经查,两人自11月5日中午到达南京前,先后在武汉、上海等地疯狂作案多起。目前已被破获刀片划兜盗窃案件12起,涉案金额达19000余元,涉案手机16部。

快报记者 田雪亭 通讯员 宁公宣

一堆假证+一个文盲=一个大学生 记者揭穿“乞讨救母”骗局



女子冒充大学生街头乞讨

“我是大学生,父亲车祸死亡,母亲患上癌症无钱医治,不得不休学乞讨给母亲筹集治疗费……”前天下午,大桥南路家乐福超市对面,一女子自称是贵州某大学休学的学生跪在路边乞讨。她真的需要救助吗?于是,记者一探真假。

“大学女生”跪乞街头

前天下午1点多,在家乐福超市对面,有一女子背着个黑包,跪在路边低垂着头,长发遮住脸部。她的身旁摆放着一张“求助信”:自己今年23岁,名叫杨花,是贵州某大学中文系的学生。几年前,酒鬼父亲不幸摔死,母亲身患癌症急需钱住院治疗。在“求助信”一旁,还摆着学生证、休学证、校徽、荣誉证书、团员证。

有的路人看完“求助信”后,慷慨解囊,丢下一元、五元离开;有的却摇头叹息:“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。”然而,有位男子听到这个说法,突然反驳起来,“我看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,你看她的证照多齐全啊。”

回家途中两次买零食

在40多分钟的时间里,“杨花”一直低头跪在那里,有人向其丢钱,她便磕头致谢。记者表示,如果她情况属实,可以帮助联系予以救助时,她不耐烦称“不需要”。

记者拨打110报警。发现有民警到来,“杨花”立即起

身,熟练地收起“求助信”和数十元钱拔腿就走。这时,记者方才看清她的面容,好像年龄有30多岁。

“杨花”穿过马路,在葛盐公交车终点站水果摊买了一斤哈密瓜边走边吃。来到大桥南路公交站,她挤上了一辆32路公交车。在中央门下车后,她穿过大街小巷,径直来到小市街买了一包瓜子,噙着走进了一家出租公寓。

“她来了有半个月了,还带着个幼孩。”公寓内一位男子称,和“杨花”一起来的还有对带着孩子的夫妻,住宿登记是“杨花”的哥哥。

买来假证“做生意”

随后,小市派出所一民警和记者来到出租公寓。“杨花”向民警出示的身份证显示,她是贵州人,已经32岁,虽然姓杨,但并非叫杨花。记者提及跪乞一事,她顿时慌张起来,“对不起好心人,刚才我是骗人的,下次你们如果再看见我那样的话,我希望你们不要再给钱,也不要再相信了。”

“那些证书,是别人伪造卖给我的。”“杨花”说,她没有上过学,冒充大学生“赚钱”容易,哥哥也假装残疾人卖唱“救母”。了解情况后,民警对“杨花”进行了批评教育,并将她用来行骗的假证书等道具予以没收。

(程先生爆料奖80元)
快报记者 陈泓江 文/摄